

皇朝經世文統編



賦役議上

任源祥

三代賦役之制一變於商鞅再變於楊炎三變於王安石每變愈下而古聖人良法美意漸滅殆盡變制之始不過趨於苟簡規一時之利而遂以壞萬世之大經其勢如水之就下至於今雖古聖人復起欲返古而不能是故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愛民之意天下亦大治查洪武賦役黃策以一百十戶為里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凡十人輸役里長一人管一里催辦勾攝之事每歲額報總報十年推造黃冊核糧有消長而田無消長照田起賦照賦著役至今遵行此誠所謂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愛民之意者也明之中葉甲總不均故行十段錦法嘉靖四十四年每年銀差力差總計十甲款項多端故行一條鞭法隆慶四年江西提差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銀差計其無法之行也其始未嘗不盡善而後稍益滋弊也何也立法之始以田為經以人戶為和解交納之費并入丁糧并納之田派為定則而留餘提補那移參錯緯上中下三等以糧為差積重在糧積輕在丁律註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其實役亦出於田是故賦役一準諸田而人丁之消長無甚關於會計之大數其弊也或有人無丁或有丁無人有司不及問夫耕田者人也天下之大人為重而積輕之勢乃至於不必問其法豈盡善哉按戶口總數洪武二十六年造冊人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弘治四年造冊人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四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三竊計洪武兵革之後戶口消耗弘治盛時蓄息不啻倍蓰於前而造冊總數不惟無益且有損焉則脫漏者多也脫漏戶口律非不嚴弘治君臣察非不精也而所以得容其脫漏者為其無甚關於會計之大數也有司惟以賦役之辦集為課最而不以戶口之消長為賢否積玩之餘一隱於游手再隱於相冒三隱於浮客田有併兼而人亦併兼亦法之流弊使然矣嗟乎商鞅變古而并田不可復楊炎變古而相庸調不可復王安石變古而踐更卒更不可復呂祖謙曰寓兵於農賦役乃定夫寓兵於農人皆能言之而施之實事揆之時勢罕睹其效當此賦役大弊之餘而欲善其後亦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愛民之意斯已耳

賦役議下

任源祥

賦役之弊莫甚於折色何也開闢以來取於民者不過三端孟子所稱粟米布縷力役唐初租庸調是也此三者古有古

之定額。今有今之定額。雖欲過加之。而有所不可。是故謀利者。巧立為一切之法。以愚天下之耳目。既削其名。而收其實。復隱其實。而增其名。於中間收放。因而隱射。乾沒。則亦折色之為害也。按洪武十八年。令兩浙及京畿官田。折收稅糧鈔。緡金銀棉布。各准米若干。三十年重定折色價額。大約銀每兩准米四石。兩浙及官田。折收非兩浙官田。未嘗折收也。鈔緡金銀棉布。皆准折收。未嘗專以銀折收也。兩浙人多田少。逐末者眾。故用折色。其餘府州縣。舟車不通。或用折色。折色始不過從民之便。其後乃通行折色。惟銀是徵。久之。折色名項多難於督併。乃隱其說於一條鞭。折色久而忘其為稅。糧一條鞭久而并忘其為折色。忘其為折色。而折色之為害。乃大矣。按洪治六年。題准山西州縣。可通車者。悉從民便。徵運本色。嘉靖九年。題准浙江溫台處三府。稅糧照舊徵納本色。不許巧立名色。徵價害民。由此觀之。折色害民。而本色便民。昭然可見。即如江浙。每歲漕糧。無升合拖欠。而折色拖欠。無慮數十萬。以上則本色。易徵。昭然可見也。大抵折色有五害。本色有五善。折色用銀。銀非民之所固有。輸納艱難。一害也。輕寶易匿。便於官役侵欺。二害也。銀非貿易。不可得人多。逐末三害也。銀不制之於上。如泉府之操其柄。又不產之於下。如布帛之可衣。菽粟之可食。而偏重在銀。使豪猾得擅其利。四害也。銀雖多。非國之本貨。一旦有急。京邊空虛。五害也。夫民之所有者。力也。土之所生者。粟麥也。布帛也。取其所有。所生而不責之。以所無。民不苦。課不通。一善也。稅糧科則各有原額。數目易曉。不得借端移挪。上下其手。二善也。輸納不用銀。銀不足。貴人多不逐末。而務本。田地皆闢。三善也。務本則勤儉。勤儉則人心思善。風俗易成。四善也。所慮者。本色重漕。難於起運。然通漕之處。漕運事例。可照不通漕之處。酌量道里。於都會要言之地。建倉收貯。從其長便。數年間。京邊要地。本貨充。初軍國之需。裕富強之形成。五善也。總計天下便於折色者。舟車不通之處而已。其餘皆便於本色。而不便於折色。即有時。偶便於折色。而終不使於折色。謀國者。奈何不五善是圖。而徂於一切之法。病天下乎。

賦役後議

任源祥

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隋唐均田之法。廢自楊炎。商鞅與一時之利。楊炎救一時之弊。而古制再亡。何者。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古無無田之丁。丁與田不相離。故賦役相準。用緩可權。自阡陌闢。而丁自田。田自田。丁田離。則賦役無準。而民病。自兩稅行。而畧丁計田。併役入賦。既削其名。而收其實。復隱其實。而增其名。則賦役無艾。而民病。然觀古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則後世賦役。皆出於田。固勢所必至者矣。明制魚鱗冊。以田為經。以人戶為緯。黃冊。以人戶為經。以田為緯。人戶有消長。田無消長。編審以丁田為宗。蓋用兩稅之長。去兩稅之弊。所謂因勢利導。隨時立法。而不失古聖人底慎之意者也。

顧立法既久流弊漸生萬歷初以天下困於丁徭雜泛乃行一條鞭法頭緒歸一民甚便之崇禎中江南里甲如倉頭  
止解無不破家鼎革以來首改白糧為官解次改倉頭為圖免而江南於是無重累康熙二年行勻圖法總計每縣圖甲  
田地截數均編推而行之與隋唐均田相似法亦善焉雖然今天下之勢積重在銀積輕在田何以言之古者粟米布縷  
力役視民之所有土之所產而征之間有折征所以權一時之輕重非定額也而唐之庸錢宋之免役錢始以錢為額然  
惟役折錢賦不折錢也明季條鞭始以銀為額然條鞭征至七八分不礙有司考成是於稅糧徭雜項中猶存用緩之義  
也今起運存留裁扣總作十分未完分釐俱在參處之例且條鞭既併雜泛而征之矣故原編存留所以免雜泛之役今  
皆裁作正賦起運則雜泛不得不更派是故征愈急則銀愈貴銀愈貴則穀愈賤穀愈賤則農愈困農愈困則田愈輕田  
者民之所依國之所寶也而積輕之勢至有棄如敝蹠者有視如毒螫嗚乎豈謀國固本之道乎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  
勢輕重也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謀國者誠能審勢而權其平則不失底慎之意而賦役無病矣

### 錢糧論上

顧炎武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體買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  
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郭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  
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需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  
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非人則既  
停矣周禮地官司徒海船則既撤矣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迹雖盡鞭撻之力以  
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誦欠通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  
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  
己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  
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  
海船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  
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  
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

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縷而民使之舊唐書得宗紀元祐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現錢則物料重錢輕農人見免錢賣匹段講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課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之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細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麇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即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通之漸今日之計莫便於此夫樹穀而徵銀是蓄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其蔽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錢糧論下

顧炎武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污官猾胥之所世守以為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而庸懷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貪未足厭其貪恠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馬十二三而銖之加馬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馬十二三而雜賦之加馬或至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美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感頰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賢民之賦也在有

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與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贄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蓋印府增濶與百穀而己先王體物之費賤夫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故散弛者必由於是庸出編調出增織布帛當有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而估貨產為差使以錢定稅惟計求得之利宜難論法一為言錢者官司所請粟帛者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賣粟帛以會其所有之一增一減稅權已多李翱集有議改稅銅山胡為秋夏稅歲輸銅錢力日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已無私家無錢墟平地無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運待君農桑人似碎賦法問誰能草此弊日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火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宴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需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道之所晚常在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倉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論賦役

陸世儀

古者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帝四年初為算賦民年十五以上出一賦人百二十錢為一算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一人之身役之兼稅之也後世因之計口出財遂謂之曰戶口唐租庸調法亦皆論丁一年之間納租之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是不惟稅役兼於一身而稅役之法又視漢為過重矣今制賦稅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為定十年編審以次輪當其法視漢唐為簡然漢唐之弊在併賦役於丁丁困則多逃亡今時之弊在併賦役於田田困則多拋荒均之未得古法也

差役雇役二法王安石司馬公各主一法邵伯溫以為吳蜀便雇役秦晉便差役呂公著又謂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是皆得其一說而未為至當邱文莊有言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斯言殊為中欵蓋即一縣之中有某役宜用差者有某役宜用雇者一役之中有某地宜於雇者有某地宜於差者是必縣官一一用心經理未可執方用藥也

凡戶口丁田冊籍最為難定非縣官坐于堂上者正吏胥奔走於堂下便可支吾辦事也必須簡求一縣人才縣官親臨講究既得其道則授之以法俾之逐鄉逐里一一踏勘報明無分毫滲漏方為得法此作邑致治之根本根本一立以行

政教以比追胥以詰訟獄以簡師徒萬事皆原於此治邑者不可不知子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

凡戶口丁田冊在州縣斷不可不詳而在朝廷則但當職要不必職詳也每見十年大造費民間無限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終未必得實數則何如令州縣竟其總數達部之為得哉但府與司不可不存副本恐有散亡遺失之患耳

歌謠有極切時事者亦有不可盡據者賈似道當國行推排法民間大擾太學生為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總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此切時事者也萬曆時江陵相公當國丈量田地吳中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

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開州渚寄語沙鷗莫浪眠然是時吳中經界久壞賦役不均得此始正至於今賴之此不可盡據者也總之同是一法用得其人則治用不得其人則亂君子亦擇人而慎用之耳至於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孔子與子產尚不能免初政之謗况他人乎苟行之有法則一二年間公論自出也

田畝賦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增田畝者無如薄賦故李翱曰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丁口者無如輕徭故馬端臨曰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也二公之言可謂知本矣

凡州縣錢糧有多年未完者有己完那借不明者有未解者有己解而多年未獲批回者蓋因頭緒甚多文卷浩繁官司不及致詳吏胥因而作弊剛峯設格眼冊凡一應錢糧俱照年分逐年開列某項已解某項未解某項領否批回其存留給放等項亦俱細細開列凡遇撫按巡歷不必造冊即將此冊送比比後印官仍自親收遇陞遷事故即申撫院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此可杜官吏侵漁之弊

錢糧外有均徭一事錢糧正供有額獨均徭官自為政時時增益吏胥上下其手小民無知無從控訴剛峰設均徭法凡一縣中科其田地人丁及一歲雜費之數約為通法定制每畝出均徭銀若干不增不減其一縣費用聽縣官於均徭銀中自為伸縮斷不許於均徭溢額使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誠至妙之法也

請定催徵之法疏

今天下民生之利害亦多端矣臣謹就催徵得其法百姓受無窮之利不得其法百姓受無窮之害者詳言之夫徵糧之法至不一矣苟能寓撫字於催科雖二徵並舉即百姓亦受其福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必於催科致其殷勤加意有司之督撫亦必於催科試其賢能蓋催科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餘皆可不問也邇來催科無法其弊有八惡勞

趙廷臣

趙廷臣

喜逸不親簿書一也假手戶書任其作奸二也止核里欠不稽戶欠臨比不清移甲為乙三也里立圖差責比催辦入鄉叱嗟坐索酒食欠者貢差完者代比四也一月六卯限勒期迫四鄉之民僕僕道路公私咸誤五也見徵帶徵並日而比民無適從而皆拖欠六也軍需不可緩也而開徵則數溢於軍需協餉不可緩也而追比則過倍於協餉起存宜有後先之分也而催徵則無分於起存七也筭楚列於堂下撈夾並於一刻小民畏一時之刑有重利稱貧減價變產而不顧者雖明知剝肉醫瘡且救目前不復計死八也八弊之外又有坐管經承之費有坐差捕追之費有奔走赴比之費有守候應比之費有轉限寬比之費有倩人代比之費小民止有此膏血多一分之旁費必致少一分之正供坐此積弊糧終不完而民日以困不特民困官亦受累然則催科非能病民而以催科病民者不得其人與法也今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偷惰當戒戴星而作秉燭而息事事精察戶戶詳細此以勤補拙之法可行也坐簿必別流水紅簿必出親手甲欠乙欠完多完少毫忽經心此不假手混徵之法可行也里有總數之欠戶有散數之欠若止稽里欠不稽頑戶則僅比代完者身任其事而拖延不交者轉屬局外矣臨比分別洞若觀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官之精神有限役之機變無窮臨比之時按簿而稽如圖差催欠多者赴比必無受賄之私欠少者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絕禁大戶躲避之法可行也民無多力比數太多則一時交納不起比限太動則日日奔馳不遑寘減卯而寬比勿濫比而增卯此留餘力與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積今日完見徵必不能完帶徵今日完帶徵必不能又完見徵分限而比先比見徵後比帶徵此用一緩二之法可行也本省軍需要緊鄰省協餉要緊解院項下要緊約數先徵俸薪可緩且緩工食可緩且緩大凡存留可緩且緩先其急而後其緩此分別先後之法可行也急公好義人情大抵皆然誰肯甘心通糧忍辱受比為有司者止以筭楚為能幹而筭楚之外一無別法止以撈比夾比為長才而撈夾之外竟無鼓舞民安得不重利借債減價賣產者乎錢糧固完而地方則壞矣聞廉有司禁葷火耗月吉之日集士民而約之曰但能交完正賦切勿再添耗羨天平不敢欺天法馬不敢違法人未有不爭先交納者矣又聞良有司比糧禁絕差擾城有欲保則禁之鄉有坐催則禁之定限徵比去其差擾凡一酒一飯無不為問閭節省人未有不交納恐後者矣又聞賢有司比糧不動聲色逼良里殷戶依期交納以花紅鼓樂送出縣堂人皆歡悅惟恐輸將不及矣遇紳士大戶方開比期盡數先交或給匾額或予以獎勵相率而傳惟恐趨納不勇矣遇窮民小戶有穀帛而無售主有雞豚而待市販或代為設法或曲示變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之相勸全完矣此又催科而兼撫字之法可行也夫徵糧之能存乎其人不在于法然而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

也今日之為有司者誠能酌此法行之又益之以精勤兼之以明敏實徵戶籍俱立實在戶名以杜詭計推卸之弊流水紅簿俱送本府印發以杜私換侵蝕之弊易知由單必過落窮山淞谷以杜橫索之弊如是雖有頑戶奸書無所用其盡偽上裨 國計下蘇民困豈非吏治第一要務哉雖臣於浙屬見在立法通行而催徵得法之吏若不稍示勸勉則錢糧全完地方受福與錢糧雖完而地方暗壞之有司又何所分別伏懇 勅部酌議如有催科與撫字兼用百姓無追呼之擾者許督撫查明據實題請以憑獎勵如是則督課催徵之羣吏敢不留心民瘼推廣 皇上嘉惠元元之盛心哉

請均賦役以收民心疏 順治二年

巡按御史趙宏文

竊聞先賢論治嘗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恭惟我 清以明斷開國遠邁前代惟是疆域初闢禮教未遑臣因斟酌時宜亦曰治天下有要去其大其機而已矣

何言乎機也小民愚頑何知至計惟見有利於己者便思就之清夜沉思儘多深願不可必得之事見有害於己者輒思去之輾轉傍徨中多忍死難言之苦惟審於去就之間畧加存卹而天下之精神心志盡維繫於 皇上而不可解古

之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用此道也請就江南之賦役言之明朝開基收取姑蘇張士誠抗守經久未下及天下大定遂以極重之糧額困之此吳縣每畝三斗四升四合長洲縣每畝三斗七升五合遂貽民間三百年未有之苦况目前

商賈不通城市罷織民無生業矣若重困以舊額恐富者貧而貧者死此亦歸於盡之勢也伏乞 勅部詳核或照宋元舊制或照常鎮二府減太重以蘇民困此亦收攝人心之第一義也賦如此矣再就江南之役言之向聞邸報見保撫

郝晉有優免太濫一疏奉 旨云優免太濫致虧止額取盈攤派最為屬民宜嚴加禁革此後再有違犯者該撫按即將濫免之人並有司官一體參究欽此是撫臣以賦言臣復以役言也竊照江南有官戶有民戶復有子戶民戶當差此

不必言至今日服官明日使稱官戶會典內官一品者免田千畝今且過萬矣即降而九品以至陰陽醫學在在然矣且本宦果有是田免之可也乃優免任藉原屬寒素而一切大姓富室盡寄其門出平日力役之費以供本宦薪水之資里

下差役終身不及是市井平民公然又一官戶其如將欲投獻轉苦無資者何也且本宦云沒可以己矣又巧立于戶之名一世再世長此安窮南中小民何道不為溝中之瘠也此等濫觴較江北之免賦者似為尤甚伏乞 下部議覆詳

定某官應免若干畝此外與百姓一體當差計品詳列者為令甲敢有仍前投獻定以欺隱治罪如本宦無地代人優免即以其罪罪之庶窮簷小民無復苦樂不均之歎矣

江北均丁說

或楓

經國之大計曰財賦財賦之所出曰江淮江淮之所以甲於天下者土沃饒而人能盡地利也人知盡地利之職在於農夫而不知通催科之法在於富民故天下之富民陰受其利而陽辭其害此其弊莫甚於丁而丁之害莫甚於江以北淮以南何者區方百里以為縣戶不下萬餘丁不下三萬其間農夫十之五庶人在官與士夫之無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稅者也今田稅而外舉一縣之丁課徵十一於富民寬然而有餘其十之九非在官則士夫也否則逐末者也其最下則農夫之無田者也彼既以身役於官焉能復辦一丁士夫既委身朝廷亦當不附此例逐末者皆遺無定且散於法外以求倖免勢必以十九之丁盡徵之無田之貧民而止貧民方奇貧於富民之田值豐歲規其贏羨以給妻子日給之外已無餘粒設一遭旱潦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既無立錫以自存又需妻子為乞丐以償丁負為吏者上格於國課下迫於考成且為剝肉補創之計鞭笞囚繫忍見其轉死流亡故通賦愈多而貧民愈困或曰如子言將令朝廷盡蠲丁課即曰非也今試總一縣之田稅按畝為科會要之得若干又總一縣之丁課編戶為籍人賦之得若干其丁課之數常不及田稅三十分之一又以一縣之丁課均之田稅中常不及五釐以上農夫一畝之所獲通豐耗而權之富民之人恒不下一石即於稅外稍為溢額不為大病而使貧民盡免一切之供輸豈非窮變通久之道耶或曰審爾古之人何不為此曰晉時計丁戶調並行者以有限田之法天下無無田之人以丁耕田即以田之所入輸調故兩不相左五季大亂江淮以北轉徙而南者不知幾千萬戶故江南置倚郡甚多而淮北河南至數百里無人烟此時患在土滿土滿之患惟恐愚民之為游惰厭其課其賦自最於是不得不行計丁之法重口稅以督其盡地力強壯者或占田至一頃而尚有汗菜未闢者乃盛開屯田以兵為農元魏由此法以致富強開皇以後生齒日增人滿之患甚於土滿其弊由於富民獨居厚產是責課於貧民而賦益虧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而輸調者多無田之人乃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強兼併者一例今鼎建以來五十餘年自西蜀而外戶口皆有增無損况在淮揚四達之都既無尺寸之荒無人不得食故不待教而自務農桑此時貧民惟恐不得富民之田而耕之故豪家之田不患無十五之稅而貧民丁課并不能辦當時戶調二十分之一此豈可與古同日而論乎或曰是則然矣何為江以南有丁課而不至大困曰江南之丁寓於田賣田則丁隨田去故貧民之丁俱歸於富民是有丁之名而無丁之實也故不大困或曰子所為溢額於田稅者即是法耶曰善變法者不若併丁之名而去之條目歸於一

人既易知而事不煩何用巧立諸科以滋文案乎且仍立丁名則富民意中若代貧民償丁課者故去之善或曰若然得無於古計口授田之義大相齟齬且富民之兼併益甚矣曰此迂儒之談也今欲為井田可乎欲官授田可乎既不可而慕其名是陽遵而陰違之智者不為也且田歸於民久矣三代以下無養民之權而徒有取於民之名亦既取於民矣顧不取於富而取於貧此經世者所宜熟審也

丁役議

邱家德

周官之制以歲時定民之眾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為定法而其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夫力役之征故其時戶無脫漏人無游惰比閭族黨相友相助而不病其役之不均後世田不井授戶口流離徭役不平小民重困將籍其數而悉役之則逐末者多而轉徙無常聽徒而不為之究則僑戶甚逸而無以寬土著之民皆有不可得而盡行者 國家定為五年一編審之令稍得以視其稅糧之高下而酌其戶口之登耗庶幾丁役均可而有司復不能究其實徒與二三書役按冊唱名參以口語截日限期務在速定或以意見為去留或視貨賄為增減而其登耗之大數卒不敢越乎前人所已上之籍則豪強倖免而貧弱受累者終亦莫能祛其弊也然議者不察徒見貧富之不均遂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而創為一定不易之額則又大不可愚嘗攷論古今三代粟米布縷力役三征至唐名之為租庸調各不相併所輸猶輕自楊炎始取大曆十四年賦斂最多之數併租庸調而為兩稅是丁口之庸錢已歸入兩稅中矣而自宋以來復算丁口以定役法而所謂兩稅者猶如楊炎之舊不少減至前明定賦又或舉一切無名雜征而併之正供是力役一征既先混入於常稅之中而復使其重出於常稅之外其視楊炎之舊法抑又重矣然猶幸國家編審之令丁自為丁糧自為糧糧固隨業推收無可易者而至於丁之多寡不一未嘗如秦人虐政頭會箕歛亦未嘗如南宋金元推排之法復於田稅外校其浮財物力以為輕重第於編審之年有司稍以糧之損益而均其丁其間有不能無輕重者猶異五載一編通檢富貧酌行之要使客戶土著隨時通融貧者得以少紓富者不至苛避而止雖有糧之丁不如無糧之丁為可閔而糧之富者實兼丁丁之貧者不兼糧貧富無常吏送為之終不至以無定之糧而累有定之丁且使一時游手末作之民猶有所羈縻而不得肆此誠髮髻周官之意臣民所當共遵之令典而不容輕有變焉者也奈何復創為以糧配丁併丁於糧之議至使游惰無罰脫漏不禁而又貽後世以糧去而丁獨存之累乎余頃遊秦中鄠縣士大夫每言其邑併丁於糧之弊起自明季某至今卒不可變遂使富戶坐困於輸丁而一切游手末作者皆相率

而為化外之民雖或逃丁以鬻取邀厚利而官曾莫得斂而役馬彼併丁於糧之患猶如此則以糧配丁者又可知也夫  
人無貧富莫不有身丁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十九乃欲專責富戶之糧包賠貧戶之丁將令游惰復何  
所懲而通計戶口之脫漏又已不啻過半幸而安常無事而多欲橫斂之官猶將排門點竈別科貧戶不幸而有水旱盜  
賊之變富戶之糧盡去而額丁不免獨存將仍責之富戶而富戶已不能輸將復攤之貧戶而貧戶去籍已久莫可究詰  
是又踵兩稅舊弊之外而復生無窮之弊也豈國家編審之本意哉竊見宋南渡後士大夫於鄉里間頗放朱子社倉遺  
意有自為義役之規大約會集宗黨以力厚薄割租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收其歲入以充役費而官無所與宋寧宗元  
英宗及奉定帝時皆嘗以其法頒行天下民稱其便既至正中劉輝尹上海亦勸豪右達官出粟為義役常平本於是賦  
役以均此皆往事有可行者近順治中先王父逸六公為閩族戶長嘗深悉賦役之苦而患吾族之官丁有加而無已也  
乃捐金寄子母錢家為免役計曾不二十年既用其利千金建祠供祭而所為納丁之費亦率稱是族之一二好義者皆  
聞其風而踵捐之至今以為永利是則遠追周人相友相助之俗而近符宋元義役之遺風舉世所可推而行之以救丁  
糧之窮者乎吾願有官君子依宋元舊法勸民治鄉多斂財穀各立義役而擇富而賢者主其出納別加旌獎以風勸之  
庶足以佐編審之所不及如徒患徭役之不一而欲以糧配丁與併丁於糧者愚未見其可也他若近日吾邑之變法者  
始階將令之十段錦而寄米之弊變速而禍小終附楊令之一條報而加賦之弊變遲而禍大是皆人士之無識者為之  
抑又出郭令下矣

請丁銀仍歸地糧疏乾隆三十年

監察御史戈濤

竊臣任山西道御史于該省事務時加體察竊見丁銀歸入地糧徵收一案各省遵循已久該省獨未盡行伏思丁糧合  
辦在無地有丁者既免追呼之擾即有丁有地者亦省輸納之煩吏胥不能藉編審為奸小民亦不至以勾稽為累其法  
簡約均平天下稱使何以該省獨有未宜臣謹就其節次改歸成案推原始末考較得失敬為我皇上陳之查丁歸  
地糧自雍正九年試辦之後至乾隆元年撫臣覺羅石麟奏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八年因鹽臣吉慶條奏議請改歸  
者十八州縣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姚成烈條奏又議請改歸者五州縣計三次改歸共四十一州縣其餘則或請將丁  
銀一半及三分之一歸入地糧或請將丁銀統按上下則征收而以餘額歸入地糧或請將無業窮丁盡行刪除而以其  
應征銀兩均勻攤入地糧如此所云劑劑辦理者三十七州縣此外二十六州縣則仍丁糧分徵此歷年查辦之大較也

夫以天下通行之良法而辦理獨多參差揆諸畫一之道已有未協且其所謂不可歸辦者或以晉省賦額本重加丁則未免過多或以各屬地土瘠薄併徵則慮有逃亡又以為俯從輿論則民情相安可以經久且以為間有逃缺而編審既屆可以擦除此數說者臣皆不能無疑查賦額之重無過江蘇而江蘇則丁歸地糧地土之薄無過貴州而貴州亦丁糧合辦何獨異於山西夫有地而稍徵其額即慮逃亡若無地而按徵其丁逃亡不更甚乎此尤其易明者也臣竊求其主於分辦之說蓋謂晉民多出貿易故不欲寬其丁賦而重地徵若然則是欲徵有力之丁銀因以遍徵無力殊失持平之義况無地之民寬裕者終少拮据者實多觀於乾隆元年及二十三年查辦案中所謂調劑之一法而實則弊有不可勝言者何者在各次辦理之時皆謂輕重適均民無不使及至後次查辦便已多有流亡即如二十三年所辦其去乾隆八年僅十餘年而岢嵐州則逃亡六百三十餘丁五寨縣則逃亡二百五十餘丁苛屬民情所安何以逃亡至是是則所謂順輿情可以經久特虛語耳然而州縣動以輿情為請者一由紳衿富戶之畏攤丁賦一由經承里胥之貪存編審也蓋分征而不免逃亡必藉編審為擦補而吏胥經手因緣為奸增新丁則放富升貧除故丁則移甲換乙百弊叢生莫可究詰然則五年編審特為若輩舞文漁利之期而百姓之抱賠包納於未擦補之前者固無論矣臣所謂調劑之終不能無弊者此也夫古今立政固欲順民之情而至於民情所同則又權其輕重貧民之不欲輸丁與地戶之不願增額情同也而輕重大異歷任撫臣固皆從民情起見然而富民之情易達貧民之情難訴臣愚以為與其徇有業之欲何若紓無業之氓與其從傭工負販者而按徵其丁何若於資生有藉者而稍益其額與其作逃亡故絕而始為之擦補何若攤丁歸地而使之不至逃亡且夫理有可信則事無可疑就三次辦理而論前之所謂難行者後既多有改歸則知後之所謂難歸者原盡屬可行臣請 勅下山西撫臣悉心籌辦將從前丁地分征各州縣一體查核歸併即或地有不齊亦止就一縣中分等攤入毋復瞻顧舊案瑣屑參差如此則丁戶不至逃亡胥吏無由滋弊良法美政歸於大同而無業貧民永沐 皇仁於無既矣

均田均役議 松江府志

李復興

竊念均田均役久奉憲行其所定捆束皆由圖畫把持圖畫掌握田多者受賄免脫田少者無賄難雇造冊則朝更夕改分數則換李移張先後任其割置多寡聽其游移雖有均田均役之名初無均田均役之實也急公奉法一時之貽累

靡窮遷徙他方異日之株連難盡始則年首逃亡繼則全國驚竄以致催辦無人糧白毫無完納官府之受罰受參經承之被提被解總由於役法之不均故其弊有不可勝數也今試查歷年之積欠官儒役有乎欠者唯圖催也今日之逃亡官儒役有乎逃者皆圖民也則知官儒役之錢糧易起者其田有定而累少民戶之錢糧易欠者其田無定而累多也今惟從前之役盡照舊冊來年之役悉仿嘉湖事例毋論官儒民役將各圖田畝彙為一處其有真正賠荒絕戶造明圩段細號通盤籌算量行均派使圖棍不得移熟作荒業戶可以開荒成熟俟收數既定然後搭配成圖糧白則照田完納雜差則按畝均攤以本名之田完本名之稅則催辦省而小民無賠累之苦比較約而官長無督責之煩以本名之田立本名之戶則不必審役而役自定不必均田而田自均有利無害一勞永逸救時良策莫便於此亦莫急於此矣今若因查舊冊現充者皮骨空存僉補者脂膏殆盡況役而復役民是難堪上臺之催檄如雲圖役之逃亡日眾將來國賦何由而足兵餉何由而應乎卑職荷蒙覆載敢不以國計民瘼為念回任以來目擊時艱稔悉里困於均役一案只加意釐剔不勝痛心疾首於是嚴行飭革不憚勞瘁按戶催徵非屬逃亡即係鬼戶種種無着墮糧餉為查均田均役久奉

旨奉憲飭行誠屬愛民善政第奉行不力俾良法虛懸國民交困夫民之困於役者催辦差徭其大關也今日之錢糧攸成暴巖乃日事追呼而積欠如故者皆因田役不均逃亡所致耳今據自行并田之議如一人有田百畝向皆花分為數十鬼戶跨立幾圖思避差徭殊不知反中圖姦之計此報被除東免西補終歸髓涸而後已因之民日窮而糧日通官累民固非一日今盡議除年首甲首之名將通縣之田仍照原詳均編三百圖每圖一百束每束辦田二十八畝計一年之餉約四兩五錢有零每月所完四錢五分一限完定則給單免比即力有未逮兩限輸納亦僅二錢二三分為數無多十月全完殊易為力矣在田多者自辦自田之餉田少者朋辦合來之銀辦省而役輕則鬼名盡寄又何利而願分如此則圖書不必章而自退有力者不待僉而役定矣其歸併朋辦之法聽從民便以就其相識者便於催徵耳庶田田皆役戶戶均差此真履警易舉之良法實富咸安之善政也再照差徭一項奉旨奉憲紳民一體均差浙省蘇屬盡皆遵行惟獨松郡仍有官儒役民之別查除塘工一差之外其餘雜役悉皆民圖承值以致田併勢豪後歸細戶紛紛逃竄軍餉有虧今議文均之法總於三百圖為準奉有大工差徭詳請憲裁按田均派設有萬不得已之小役挨次輪流照圖承值設立號簿三百本申請撫憲印發各圖凡有差徭許圖民明登於簿按季激縣彙申查核既絕規避不均之端并杜騷擾橫索之弊矣更有請者查婁邑荒地較之他邑尤多非盡田之荒蕪也逃亡者眾則有田無戶或貧民無力開墾自棄

其土或田歸強豪而戶仍逃亡偏累國民代賠今議必均之法將合縣版籍荒田統計縣額均攤於三百圖內共相關墾庶不至拋荒缺餉并可以墾荒開熟不止民受其惠即國用亦由此足矣又照塘墾之役上無濟於軍需下實民間重累徒充無益之侵漁遂成難草之積弊並應詳請永禁除詒其名達有開濬小工附近居民業戶均派承值大工遵照海塘事例通縣合算計畝均派使無偏枯之弊至於坊廂之役比之鄉圖之苦尤甚排門小夫比戶日繁一體子民何忍勞逸迥別必須酌逸耐勞以資其費軍職待罪有年已悉役中大槩况職司民牧何忍令斯民之疾呼而不為之請命以上數款俱均役之切要仰祈逐一批示非卑職所敢擅專者也

一均圖之法一縣區圖田額多寡不齊若一體承役必致大小不均茲蒙科憲柯題定均圖之法先將該縣田地通盤打算均分若干圖每圖應均準熟田若干畝一圖分立十甲每甲應準熟田若干畝無論紳衿役民一并照田編甲則田必入圖圖無虧田水杜偏枯之弊矣

一并田之法人之有田者不必其盡在一圖也不盡在一圖而乃逐圖承役田多則催辦他人之田田少則又派辦於他人名下分頭四應日無休息矣為思窮變通久之方誠莫便於并田之法凡有田者不拘原舊區圖界限如一人有數百畝之田而坐落不等區圖者即以數百畝不等區圖之田彙歸本戶遵照均定新圖田額分為各口編列一處完糧其小戶田不足甲仍許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共并一甲即於甲內分註明白各自出口聽其自己造冊呈遞冊內開明收并原某某都某某圖某某圩號田若干俟遞到之日查其住址相近者接順編配是為以田就人非以人就田人人自收其田已完已稅不用催辦之勞可杜僉點之弊徵輸俱便較之原圖挨順割配之法更為盡善也

一均役之法里役之苦至今日而甚矣至今日之年首為尤甚夫一圖之漕白盈千累百分比各甲尚虞花戶之挂欠而責責之年首一人日受敲扑究無補於正供兼以株連不已詐索百端逃亡日甚能無林木之恐夫紳衿役戶向有優免之例故田多者類皆詭寄避役其在圖承役者悉係貧民小戶獨膺繁苦今已仰遵朝廷一體當差之旨並入均圖照田編甲在錢糧則各自輸納差徭則各自承應既不偏枯亦無牽累夫役之均也由於均田建田之均也則并無役矣一銷圖之法通縣田地每圖俱有圩號務先者令各圖造明接號一冊開注現業戶名呈遞存案以為均田張本使從前飛瀆隱漏之弊盡行釐剔革除然後令業戶查明號冊照數收併即將業戶造成田冊逐號對原圖核準無異隨於該圖原號內注銷俟編圖之日注明新編某圖訖倘有田數無多不願自己出名寄并親識名下務要開明原戶姓名以便

銷圖仍再取戶領號一冊以與號冊為經緯比如某圖一人共有田若干內某某圩某某號各若干就田之多少挨次攢造其存圖零星田畝無人收并者亦即按田按戶編歸一甲各照徵輸則無不稅之田矣

一徵輸之法徵輸條銀奉有部定之新限若分數不歸畫一串單不行編定則頑戶挂欠奸胥弄文弊從滋生矣務將業戶額銀照依會計先行算派即將所派之額銀分作十分按月一分一月之中又分三限先令櫃書編定串單其式一單存查即為根串寫明某區圖甲戶某月首限銀若干二限銀若干三限銀若干前連三單謂之甲戶免比單每限一單則各開一限之銀令業戶悉照串額將銀自封入櫃投一限之銀即截去一限之單遵限完截者不用比較竟自歸農不用差押以杜滋擾如一月不截即吊櫃上串根繳查明倘有存留不截之單立時差拘着令完截不可預行差押致使完欠無分勤惰無別也其算額編串如一圖十甲而止一戶者以一戶出額即以一戶編串一甲而各戶朋并者以各戶出額即以各戶編串方為便民至於秋糧應作三限以一月為一限亦須編定串單照前徵輸此法一定則急公者截票寧家可不見差役之面而費累全消即抗頑者拘到必完亦不致有拖欠之虞而奸弊畢除總之串存則欠串去則完竟查串根而比簿可不用也第糧書無屢欠之弊而見快無索錢之門則此法非其所願然欲便於此輩即不便於小民矣一分戶之法一年之內田有授受戶有去來糧從田出隨戶轉倘編圖之後若有售賣之田驗明文契務將業戶姓名即於甲內另行分出以便各自完納不得移之他處致圖額復有盈虧或有不出戶名之田始則寄并一人名下倘若恣玩抗糧亦許甲戶稟明分額專行追比蓋編定之圖惟戶可換而田不可換也

### 浮糧變通議

蘇松之困莫甚於浮糧其始也實似道倡實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繼也明祖怒吳民之附強寇以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為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田而民益受其累遷延至今日積月盛較宋時原額七倍有餘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宋時蘇松稅額共五十餘萬元時共一百五十餘萬今共三百七十餘萬而民困遂不忍言留心經國者不得不思有以甦之矣顧一旦欲遽復宋元之舊其勢不能何也蘇松為天下財賦之區軍需屠祿匪頒之類仰藉日久地方官惟恐度支不給則必執祖制之說出而爭之爭之而勝勢益牢固而不可復減就今日財賦言惟有變通之說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在斯時乎議者紛紜迄無定論愚輒先舉眾議之非而後折衷之道庶可舉行議者曰天下之稅貴乎能均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比之他省不均之甚今於他處稍增而蘇松可以全減此其說非也夫加賦之名

沈德潛

普天共畏在此日可以稍增在異日即同為故例此端一開有加無已試思同為天家之赤子乃移此之禍置之於彼譬猶剗臂之肉補股之瘡舊痛稍已新痛又加且蘇松之減者後或緣他故而仍增而他處之增者定為規則而不可復減其弊何可勝窮議者曰時下蠲租之詔雖多取於下而夏多赦於民夫多赦云者因通欠不贖而後為此舉也財無所出因而征比征比不已因而逃亡逃亡不已因而賠累與其追迫既窮而赦免之何如追迫未加而善處之且蠲租所及者多包攬侵蝕奸胥豪右之徒於良民未必均蒙其惠可以暫行不可經久議者曰前明之世有司寬於考成完及七分者即為上考今宜仿其遺意於州縣最重者別立懲勸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則官可久任而民得撫字之益不知部議從寬官既稍安民亦懈怠民之良者或緩徵而不課其期民之黠者遂沿而欺罔其上徒有重賦之名終鮮輸將之實以云無弊未之前聞議者又曰蘇松版荒隨在多有今於田之可耕者招集窮民量給牛車兼予穀種使之耕作幾年以後復畝陞科新賦既增舊賦可減夫版荒非必不可耕之土也特恐既已陞科漸次增加賦從上上官私交迫力難任役舊賦之累未去新賦之累日滋小民誰肯不顧身家富然承佃此亦非救時之策也然則變通之術奈何曰計莫切於量減己嘗考明宣宗時周文襄忱撫吳與知府況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則之多寡酌量裁減蘇郡減至八十餘萬松郡減至三十餘萬戶部言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之罪也其時民困稍蘇國家殷盛今誠舉古人之善法仿而行之以救民窮以培國本書之簡冊傳之千秋萬世洵 聖朝盛典也抑又有說焉嘉湖常鎮諸郡雖境分二省與蘇松接壤壤也而賦之多寡輕重難以較量豈四郡之田額皆狹而蘇松之田額獨寬四郡之年歲皆歉而蘇松之年歲獨豐四郡之民俗皆貧而蘇松之民俗獨富為目前變通計或準嘉湖常鎮中賦之重者以定蘇松之則使他郡之民亦免追呼則民困漸除民力漸裕而亡身破家鬻賣男女之患不至復見於盛明之世所謂先舉眾議之非而後可行折衷之道者也若夫因東南之重困悉舉而更張之使仍復寶祐以前舊額此 聖天子之隆恩而非草茅所敢妄論者矣謹議

上蕭巡撫請抵糧支穀議

陶元渙

去夏六月昌邑遭遇水災幸值小熟收割之後黔黎不甚失所正供不甚虧缺然衝埋之田不可復耕寔非尋常水潦可計分數可望來秋者也而儋州李牧妄稱災止五分竟寢其事前府湯君復以違例委勛揭參職名彼其處心積慮不過以題豁之難迎合時局驟置不行耳夫題豁誠難也身為民牧坐視斯民之死獨不可從長商推乎昌邑正供之外歲辦公費尚有多金獨不可酌議通融免此一邑乎今之虐取於民者雖違例而不顧雖犯法而不辭獨至於利民之事又輒